

少年  
業書  
朱子

上海商務印書館  
印行



少年  
叢書  
朱子

目錄

- 第一章 總論
- 第二章 家學與師門
- 第三章 出試同安
- 第四章 受延平之學
- 第五章 廷對
- 第六章 鵝湖之會
- 第七章 箸書
- 第八章 解經
- 第九章 書院
- 第十章 宦迹
- 第十一章 結論

朱子目錄



3 2173 9104 8

少年  
叢書  
朱子

第一章 總論

生民之初。治教皆統於聖王。故曰。作之君。作之師。晉書。小民受成而已。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見莊。至孔子時。世衰道微。周天子久矣。不能兼君師之職。而師道屬於孔子。內明學說。外闡王道。固已師表萬世。自是以來。君師分權。大儒輩出。相與扶世道人心於不敝焉。

秦漢以來。諸儒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急於考訂文字。辨析名物。未暇講明義理也。訓詁明而義理出。義理出而聖人之道明。天若故留此事以待後賢。而爲哲學界中放一異彩者。至宋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千里之內。名賢接踵。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忽起。大寐之遽醒。可謂快哉。而集



大成者朱文公也。

宋之理學大儒。前乎文公者。有周濂溪、惇實。

後避州英營道諱。改名字惇頤。原名惇實。

濂溪先生

發明太極圖。而著通書。有程明道、顥。

字伯淳。南人。世居中山博野。後徙臨南。

公純

伊川頤。

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明道弟也。諡曰正公。世學上承師說。而下啓

來者。張橫渠載。

字子厚。其先大梁人。僑寓鳳翔。亦知名。著西銘。邵康節雍。夫其

先范陽人。後徙溫。能世其學。臨

墨守傳注之陋。習另闢徑路。卓然自立。而為格物窮理之魁傑。所謂曰極曰誠。

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者。切磋之分。

別之。亦幾無餘蘊矣。然猶未能盡也。

朱文公出。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世稱延平先生。諡文靖。退然

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

合外內。先賢之精蘊。百家之異議。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同時張宣公。

名栻。字敬夫。學者稱

為南軒先生。漢州縣人。志欲凌之。漢州縣也。呂成公。

名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人。學稱爲東萊。先封

習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不永其年。論述靡竟。惟朱子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道家之言。司馬公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談。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媿嗚呼。至矣。

## 第二章 家學與師門

朱子名熹。字仲晦。又字元晦。晚居建陽之考亭。學者稱考亭先生。諡曰文。沈名

小字季延又名五二。婺源松巖里人也。父松。字喬擢進士第。入官尚書郎。以不附秦檜和

議去官。學者稱爲韋齋先生。松性下急。因取古人名其居曰韋齋。以自警焉。爲建州政和縣尉。遂

寓建之崇安五夫里。而文公則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云。

文公幼卽穎異。生四歲。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

韋齋異之人。必心有所疑。而後勉力乎學。問文公。少卽懷疑如此。五歲入小學。八歲讀孝經。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初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賢可必至。韋齋在日。卽受學於家庭。夫韋齋亦非常人也。伊洛之學。源於二





程子傳之者楊文靖公時

世所稱龜山先生者也。

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羅豫章

名仲為豫章先生證文賞李

延平又從龜山學而得其

傳。韋齋師事二人而尤服

膺龜山痛自刻厲刮浮華

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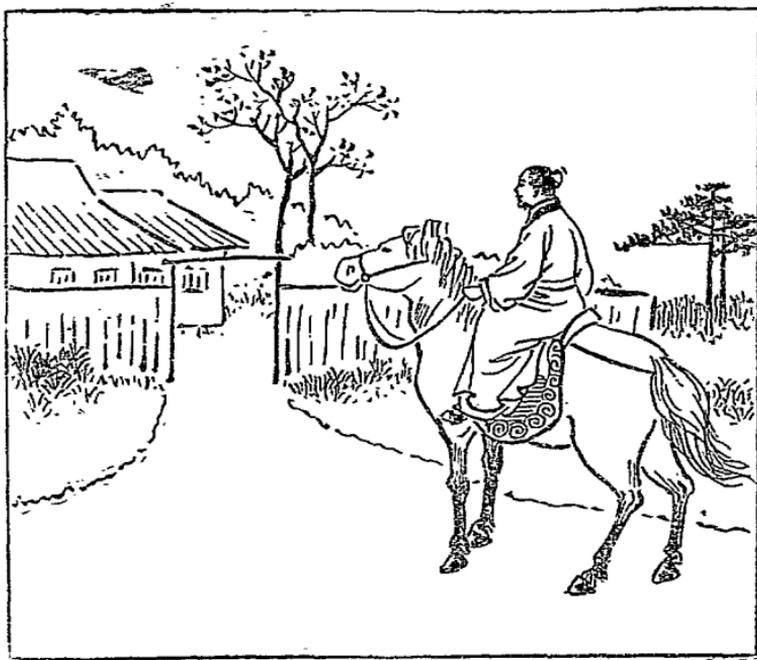
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文公得名父之薰陶

其根器固已與人不同

紹興宋高宗十三年癸亥

春章齋疾革時文公止十



四歲學業未成。章齋彌留之際，所最戀戀而不能忍然者也。手自爲書，屬遺孤於劉屏山。名子登，字彥冲。劉草堂。名勉之，字致中，白水人。胡原仲。名鑑，籍溪人。三生先生之門。顧謂文公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

章齋臨歿，又以家事屬屏山之兄子羽。子羽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文公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承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草堂以其女妻之，嘗與屏山講學。武夷山去家頗遠，屏山於中途建歇馬莊以爲休止之所。屏山身後始以其田歸之。屏山之子二劉早亡，親炙甚少，獨事籍溪胡公爲最久。

### 批評

史言朱子幼卽穎異，觀其所爲，誠哉其穎異也。然小時了了，大未必慧。蓋天分如種子，種子雖美，又恃人之培植，未必種子好就得佳果。

觀章齋之自待，甚不薄矣。教其子者，自不宜薄。臨歿之日，不以家貧子幼

爲念。惟爲擇賢師友而託之。可謂知本矣。以此教子。君子知其後必大。  
二劉籍溪受韋齋之託。便慨然引爲己任。視故人子。無異子姪。子羽且爲  
築室里第之傍。以便護視。熱腸古道。令人可歌。可泣。韋齋可謂識人矣。  
元晦之字。出於屏山。其詞曰。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  
友朋尙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榮晡敷。人晦於身。  
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  
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並游。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  
居。自諸子言志。回無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勿越。陋巷闔然。其光烈烈。從  
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惟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翹翔兩驂。學的欲正。  
吾知斯之爲指南。一期以顏。曾而不及。其他屏山可謂善頌。  
先是韋齋嘗過建陽。至考亭。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光  
宗紹熙二年。公自漳州歸。遷居考亭。以成韋齋之志。孝子之用心。無微不至。如此。

### 第三章 出試同安

宋世取士亦行科舉之法。文公以紹興十七年舉建州鄉貢。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明年春登王佐榜進士。列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勅賜同進士出身。二十一年春。詮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學人常不勝吏事。文公則不然。在同安時。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廨中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所當爲者。大書楣間。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

同安有寇警。分守城之西北隅。循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士皆感奮爲用。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爲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聞往射如初。觀此。則文公亦不忽武備。

宋時主簿兼學事。文公之在同安也。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有本縣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

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爲學職。又以爲治而防。以法制而義。理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

爲同安諸生勸學文曰。一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兢兢。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宋時。縣學多有藏書。以便學者借閱。卽今圖書館之權輿矣。然往往虛行故事。

敝剗殘脫。官不知理。文公嘗奉檄至帥府。願撫同撫府中所有書以歸。俾

同撫謂也

學者得肄習焉。帥卽日屬官工撫以予。歸建經史閣以藏之。蓋宋時州郡皆有書版。旣便流通。校讎精審。又足正坊本之失意。甚善也。

同安秩滿。代者不至。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缺。遂棄官歸。以奉親講學爲急。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宮。

科舉以言取人。難得真才。前人論之詳矣。今已廢而不用。學校考試。雖以平日積分爲主。而亦不能不棄文不論。蓋文之所尙。惟在器識。搬演科學。卽能及格。又何由知其所志乎。惟言爲心聲。衡文巨眼。以此觀人。百不失一。觀蔡茲之取朱子。其可知也。

紹興十八年登科錄。以朱子之故。其書留傳至今。粵雅堂叢書中有刻本。亦猶寶祐四年登科錄之以文文山見重也。

學人不喜治事。身臨民社。往往彈琴賦詩。以鳴高。搜奇耽異。以爲樂。譽之者。且以爲真名士。且以爲非俗吏。吏以治民爲務。旣不治事。不知國家要此官何用。

學非僅空言必驗之事。而後見旣厭實事。則彼所孜孜矻矻。自以爲學者。皆無用之學。程子所云玩物喪志而已。

學校但講形式。則學者亦以形式應之。形式果足以造就人才乎。必如朱子之言。「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而後能收作人之效也。

#### 第四章 受延平之學

自科舉盛而士非科舉之學不洽。自學校興而士非學校之課不讀。洽科舉者以得科舉爲心。入學校者以望畢業爲志。所志旣遂。宜若可以講求切己之學。經世之圖。爲入仕之具。輒營營於功名利祿之途。不得於君。則熱中。誰復以學問爲事者。

文公自釋褐。以至出仕。年未三十。以恆情言之。則正熱心功名之日。乃其心未嘗一日忘學。視富貴如敝屣。之可棄。如煙雲之過眼。惟讀書做人。乃千古之事。而不敢忽。

初、龜山楊氏倡道東南。從游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劍浦李延平爲羅氏入室弟子。學成屏居山田。結茆水竹之間。人罕知者。同學鄧迪沙字天啓縣人獨曰「愿中延平字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他人可及。」韋齋與延平固同門友。深以迪爲知言。文公少時耳熟而心儀之久矣。

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往謁延年而受學焉。文公幼孤。嘗從屏山學問。及壯以

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每自誦其所契於延平之前。延平亦莫之許也。延平之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常於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其造詣之深。亦可見矣。文公未能心折。殆所謂少年氣盛者耶。後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嘗謂門人趙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龐涓宏闢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今始知其不我欺矣。」文公爲學。鞭辟入裏。蓋始於此。

文公旣幡然一變。延平甚稱之。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用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而文公亦云。「喜獲從李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師弟相得如此。

文公至延平。每寓西林院。僧惟可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日所聞者。夜間字字思量。如溫故書有疑。明日又問。

批評

學亦多術矣。古人皆有成名者。至義理之學。漢儒雖有精語。

陳澧卷漢儒之通

甚宋儒始講得明白。說得痛切。今人但求學問於校課之中。而不知真儒

之學。或則空疎。或則務外。其弊與從前科舉同。所謂何種甘蔗不成渣也。

朱子所師事者。如屏山、草堂、籍溪、延平、四先生。皆韋齋之友。而留以遺其

子者也。世之爲父者。第知積金遺子。孫烏知以賢師友遺子孫哉。

朱子初見延平。不甚契合。後乃自悔其所見之淺。虛心受教。而延平亦不

敢不盡。如與朱子書云。「某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

無。欣助爲世事。渙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于頽墮中。

後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

第五章 廷對

方高宗之南渡也。中原失陷。父兄羈虜。雖有張浚韓世忠劉錡岳飛爲之將。而信用秦檜。抑戰士之怒。不惜忍辱負恥。以與敵和。正人君子始則力爭之。而不得。則相率歸田里。而不復立於其朝。文公之父亦以此而去。文公壯時。既志在求學。而未暇談國家之大計。亦以朝政顛倒。尙非彈冠之時。寧沉淪於草野耳。幼學壯行之志。豈其一日忘哉。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詔求直言。朱子應詔上封事。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中云。

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顧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

末云。

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羣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政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

耳。

孝宗隆興元年。召赴行在。行在謂臨安也。亦曰行都。辭不獲命。其年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時宋遣王之望使金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文公將趨朝命。問延平所宜言。延平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文公卽用其說以對。第一劄謂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略云。

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

第二劄謂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略云。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第三、割謂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略云、

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途。尙壅倂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

文公之言。可謂至矣。孝宗聞第一奏。顏色溫粹。酬答如響。聞第二第三奏。則默然不答。尋除武學博士。拜命而歸。

批評

格物致知。世以謂儒生之業。一日萬幾之帝王。何暇作此迂闊之談。不知治天下者。此其本也。本之。不立。雖有海軍之強。如英國。陸軍之精。如德國。工商之富。如美國。而以雄才大略。如秦皇。漢武者。爲之君。竭忠盡慮。如諸葛武侯者。爲之相。戰必勝。攻必取。如孫吳衛霍者。爲之將。亦不能措國家於長治久安之途者也。

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辭氣則又剴切矣。朱子初無意於爲文。而讀其奏議。理明辭達。切至動人。學作文字者。須於此等文求之。

朱子之諫孝宗。以講學爲制治之原。復仇爲經世之要。退小人。進君子。爲下手之方。嗚呼。盡之矣。無論專制之朝。共和之世。未有如此而不興。不如此而不亡者也。

朱子之學。受於延平。奏對之言。亦本於延平。延平沉淪草野。避世若浼。其致君澤民之意。發於門弟子。洵文中子。隋時王通隱居河汾。唐初幸一。如魏徵輩皆其門人。晉文中子一。流人物也。

### 第六章 鵝湖之會

孝宗二年。延平卒。文公往哭之。比葬。復往會。語人曰。「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俛俛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也。」時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遂

不復出。

延平既逝。舊德無存。老成凋謝。而後起之秀。如張南軒。講學於潭州。沙今長呂東

萊。倡道於金華。浙江金華縣陸文安。名九淵。字子靜。徽州金谿人。與兄子壽。名九子。

美。名九聚徒於金谿。伊洛之學。一時稱盛。山川隔闕。各不相通。乾道元年八月。

文公奉府檄行視水災。八月。過潭州。造南軒之廬。而訪焉。淳熙二年夏四月。東

萊。過訪寒泉精舍。鵝湖。在江西鉛山縣之會。象山兄弟。與清江劉清之偕來。輔仁之友。

聲氣相通。攻錯相資。而學愈進矣。

諸友中南軒東萊。宗旨忻合。都無間言。惟象山則不盡合。所謂朱陸異同者。至

今。遂成理學中一重公案。文公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欲先發明

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其不同之點。在此。東萊因兩家之說。各尊所聞。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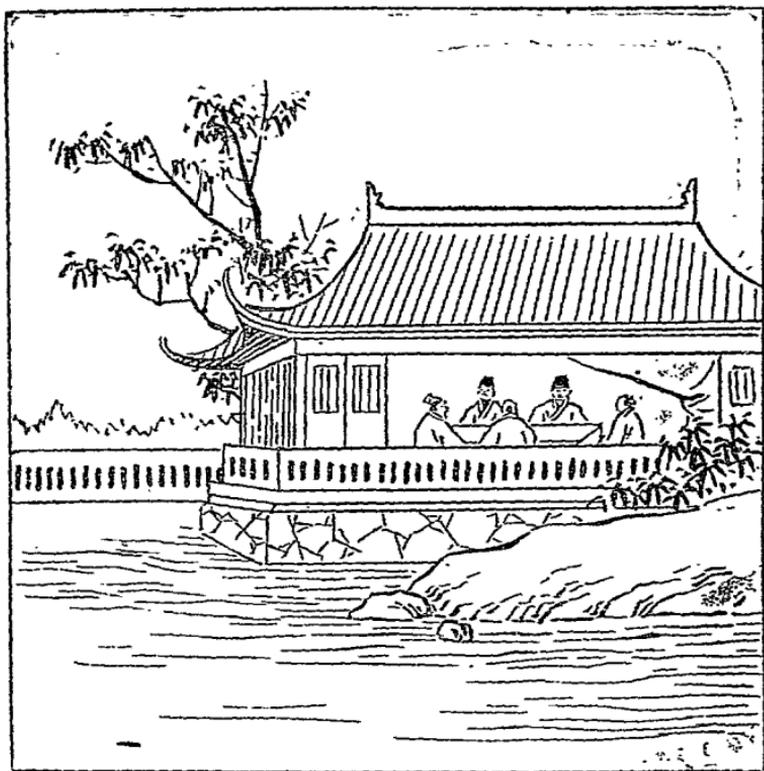
所知。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故有鵝湖之會。

學猶水然。水異派而同趨於海。學異致而同歸於道。朱子之說。腳踏實地。陸子

之說。迥絕恆蹊。皆無可軒輊。後儒篤守朱子之教。卓然名世者。世固多有。而紹

陸子之說如姚江一派。以明王陽明學派也。以其爲餘姚人故。又稱爲姚江之學。亦於哲學史中成爲大宗也。故鵝湖會次。陸子之見。雖未能融化。而朱子亦不加詆謫。惟云「子靜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又云「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主。舊所學

朱子



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

東萊深知兩家之學。皆具根柢而非漫然者。朱子所主雖稍近支離。

當時朱人以

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

而平實無弊。所謂狂者循此而進取。狷者亦守此而有所勿爲

也。於答邢邦用書中見其意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

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湖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

近已當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

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

能反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

學業盛則精理日出而派別亦因之以分。其中自不無精粗邪正之別。傳者各

尊師說。遂生入主出奴之見。文公生時於東萊爲至契。與象山亦相好。切磋琢

磨相與有成。惟於陳同甫。

名亮龍川人。以開和謫除名。

則力闢之。然亦盡規勸之義耳。非絕

之也。其後東萊之學變而爲永嘉。象山之學變而爲姚江。與傳朱學者時相詬

厲矣。此豈朱子之意也哉。

批評

人生師友之助。斷乎不可少。閉戶讀書。而不尋賢師友。以自輔。縱能言。規行矩亦不過。成爲一鄉之善士而已。安能爲問世之大儒哉。

今觀朱子以韋齋爲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爲師。南軒東萊諸君子爲友。其傳道切磋之人。皆名世之大賢也。又稟穎敏之資。用辛勞之力。安得不成。嘗自言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見用功之苦。然世固有不得高明之指導。誤入岐趨。愈用功而離道愈遠者。師友固可少乎哉。

陸子之學所與朱子異者在窮理。朱子以學問思辨爲窮理。陸子以悟得本心爲窮理。故頗蒙禪學之誚。然朱子亦未嘗詆禪。其答汪應辰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

敢遽絕之也。」

第七章 箸書

士不立於朝。則昌明學術以待後之學者。而與其箸書不若訂正前人之書爲免。無知妄作之嫌也。文公爲程門私淑弟子。於其遺書。殆無一字不精熟。知其中頗爲後人竄易。非程子之本意。乃反覆參訂。以復其真。乾道四年書成。九年又成外書。

橫渠張子。關中大儒。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改曰東銘。西銘。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文公發明其義。成西銘解義。

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世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使周子立象盡意之微指。闔而不明。文公釐正其失。作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義。太極圖說二書。至晚年始出以授學者。蓋慎之至也。

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所載宋名臣言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會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於是採取其要撰名臣言行錄蓋與伊洛淵源錄相表裏云

居母氏喪則撰家禮以復古制顧吾人於朱子之書所最不可一日廢者其小學近思錄乎近思錄掇取周程張四子之言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作後學入門之階梯總六百二十二條助成之者東萊呂子也小學一書做人樣子最爲切要自序云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初日晦菴題

蓋文公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

司馬溫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朱子猶病其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乃別爲義例增損彙括而成資治通鑑綱目法春秋寓褒貶於書法之中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

批評

世之汲汲求仕者莫不曰爲欲行其所學也使其果有實學則吾身卽不用而講學著書亦未嘗不可以行道觀朱子身雖在野其學說足定一世之耳目其遺書可正萬代之人心吾道豈非已大行乎今人一出學堂卽想利祿

操教科報章之學。謂卽可以治天下。學堂愈多。而學風愈壞。學生日多。而學人日少。言之慨然。

理學始於宋。而周程張四子爲之魁。朱子於周子則解其通書與太極圖說。於二程子則訂其遺書。於張子則注其西銘。不愧集大成者也。

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皆朱子撰。五朝爲開國至英宗。三朝則英宗以後至徽宗也。朋溪李士英又撰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六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十七卷。今有合刻本。

近思錄有江永注本。小學註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同治間。湘鄉羅忠節公澤南因朱子之書。撰小學韵語。簡明易誦。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有蘇州書局刻本。

溫公資治通鑑。上起戰國。是明示人以繼春秋之後矣。而不敢於書法寓褒貶。則溫公之謙也。朱子改爲綱目。與蔡季通書云。「通鑑節本。只名綱目。取

一綱舉衆目張之義。其實綱卽擬經目卽擬傳最足正溫公之書者。於三國之帝劉黜魏是也。

### 第八章 解經

自伊洛之說昌而學說已煥然一新。至於經書則仍以漢唐注疏立於學官。及朱子之集注出注疏之學爲之一變。元明以來易詩書禮論語孟子皆宗宋學。而漢唐注疏幾乎不行。此亦可見文公學力之大矣。

諸經之中論孟二書最爲精要。文公先編次論孟精義三十四卷。又作訓蒙口義。旣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卽今所行者是也。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論孟或問三十四卷。

朱子自言於此二書理會過四十年。字字爲咀嚙。過所作集註多一字不得少一字不得。秦呂不韋撰呂覽亦名呂氏春秋嘗榜咸陽門曰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卒無有人能增損一字者。此畏其勢耳。豈不能增損哉。朱子之書則庶幾矣。

大學中庸本禮記中篇名。宋儒以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爲孔門傳授心

法。故抽出別行。以配論孟。總稱四書。文公始爲章句。較漢唐舊本。經文頗有移易。語孟早成。學庸至晚年始定。易簣之日。猶伏枕。改大學誠意章曰。「此人鬼關也。」別有大學或問一卷。中庸或問一卷。

詩經自毛鄭

詩有毛傳鄭箋之也

以來皆以小序爲主。

小序序所以作詩之意分冠各篇或云子貢所

作

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鄭樵

字漁仲莆田人

撰詩辨妄。力詆其非。文公

作詩集傳。乃盡廢小序。涵詠經文。而得其意。訂其序之是非。別爲一編。附實經

後。以還其舊。

今坊本每卷不刻此

易以下筮之書。未遭秦火。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

東漢之時。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自康成

鄭玄字

輔嗣

王弼字註易經

合彖

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東萊呂子因嵩山晁氏所編古周易。而重定之。朱子撰本義。謂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求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筮卦揲著之法別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

書本行孔安國注。朱子命弟子蔡沈字仲默臨九作集傳。光宗紹熙元年冬。刊易詩書春秋經義四子書於臨漳。及其成也。爲文以告先聖。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文各一首。其論四子云。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賅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

文公於三禮未及訂注。第以儀禮授之黃幹。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於孝經有刊誤。於離騷有集注。於韓文有考異。於道家言如參同契陰符經亦皆有撰述。蓋無所不通云。

批評

漢唐箋注之學。詳於名物。而略於義理。未免偏重。北宋諸儒如司馬溫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皆兼以義理說經。伊洛繼起。析理愈精。而聖人之道愈明矣。其後承學之士。盡廢漢學。高談義理。空疏無補。則其末流之失。而不可以并疵朱子。朱子固極博學者。善乎清陳澧字闕甫。番禺人。篤之言曰。「近儒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

朱子之學。細讀四書集注。大學中庸章句。足以盡之矣。文集語錄。共數百卷。人不能盡有。有之亦不能讀。不如四子書之到處可得也。

朱子說詩。以孔子有「鄭聲淫」。「放鄭聲」禮記有「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等語。遂盡以鄭衛爲淫奔之詩。不知此指其聲也。非指其詩也。

### 第九章 書院

史浩爲相。必欲官文公。或言宜處以外郡。淳熙五年八月。差權發遣南康軍

西南事。東萊南軒皆謂須一出爲善。遂

赴召。

南康在廬山下。山中有白鹿洞者。故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爲建書院。官師給贍田。養徒衆甚盛。宋太宗時。嘗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其後淪壞。日久莽爲邱墟。朱子爲訪求遺址。屬教授楊大法。星令子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落成之日。率賓佐合師生修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



廬山第一泉

一。至。諸。生。質。疑。問。  
難。誨。誘。不。倦。退。則。  
相。與。徜徉。泉。石。間。  
竟。日。乃。反。

白鹿洞書院學規

先立五教之目「

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

堯使契爲司徒。敬

敷五教。卽此是也。學

者。學此而已。而其

所以學之之序。亦有

五焉。五者何。「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  
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其道。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



白鹿洞書院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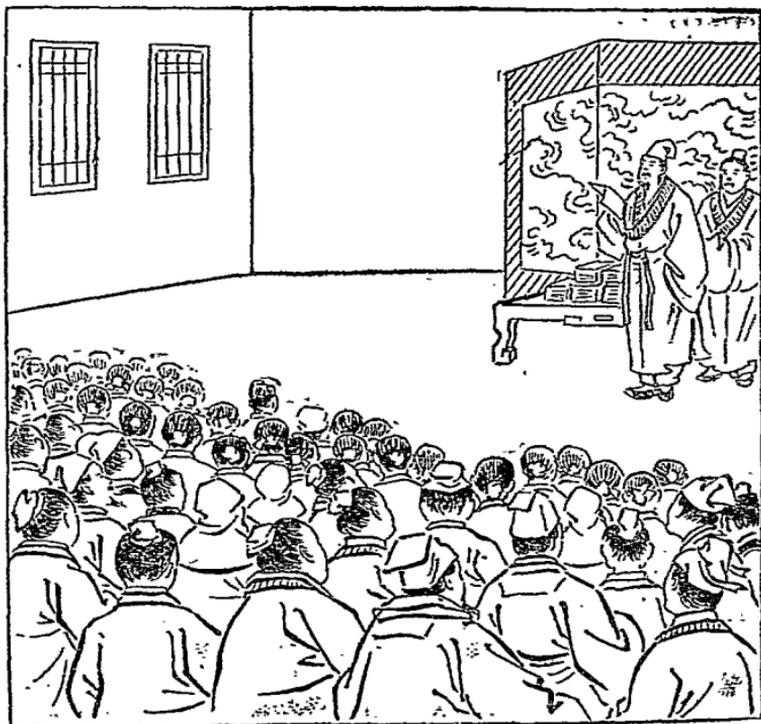
又爲之說曰。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學。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

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熙寧神宗初。明道在朝。建白學制。綱條

甚悉。而爲王安石所阻。至是始復書院。而學問之統紀。關洛之緒言。益以光大。其關係於學術民風者。至重且大。後至潭州。又復岳麓書院。亦此意也。

官南康之明年。陸子靜來訪。此亦學術史上一佳話也。蓋子靜之見本與朱子不同。今特造訪。請書其兄子壽墓誌。則其心折朱子而重視之。

朱子



也至矣。朱子見其至，如接大賓，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語見論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請書於簡，以諭同志。

批評

白鹿洞書院學規要言不煩，竊謂大小學校中皆應楷書一通，以提撕而警覺之也。

朱子在南康時雖不久，而善政甚多。予嘗遊其地，越七百餘年，其地之人無不知有朱子，而太息斯人之不再作也。書院之風始於白鹿，明之東林，至與強臣相對壘，節義文章皆自白鹿啓之也。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之途，君子無非爲義，小人無非爲利。其黠者且假仁義之迹，陰成其攘利之志，玩一喻字，夫子之言可謂深切。陸子講義，今有石刻，亦見象山集中。

第十章 宦迹

文公晚年孝宗頗嚮用之。南康任滿。浙東大饑。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面陳七事而行。比至部。米已輻輳。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行部乘輕車。簡御徒。秋豪不及。州縣雖深山窮谷。拊存不遺。貪吏有自劾去者。由是所部肅然。

宰相王淮聞之。贊於上曰：「熹之荒政。乃行其所學。民被實惠。」進直徽猷閣。會知台州。唐仲友者。暴行不法。而與淮同里爲婣家。業遷江西提刑矣。文公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已。下紹興府鞫訊。獄具。伏。則奪其新命。以授文公。乃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牛也。」辭不拜。淮大恚。嗾御史鄭丙。陳賈詆道。學假名濟僞。遂去職。

周必大爲相。力薦文公。除江西提刑。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毋以此入對。」文公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爲面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數四曰：「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當處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文公有得君之機。

宜可大用以行其道。而忌者已伺其後矣。兵部侍郎林栗先數日與論易西銘不合。恚之。遂上疏醜詆。而帝意終向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不赴。具封事投匭以進。反覆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深中之。除祕閣修撰。竟中沮。而孝宗亦內禪矣。

光宗卽位。改知漳州。其敦俗訓士。一如在南康時。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差知潭州。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至鎮。修武備。戢姦吏。抑豪民。而主於章教興學。隣郡數百里。舉來學。至坐不能容。

寧宗初在潛邸。聞文公名。每恨不得公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帝開懷容納。而韓侂胄寢用事。以內批罷宰臣臺執。文公念國柄旁落。將自此始。疏力爭。侂胄大憾。深傾之。遂罷。

初。汝愚旣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公獨以侂胄用事爲深憂。數以手書啓丞相。當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汝愚方謂其甚眇易制。及文公去國。丞相遂而中外大權盡歸侂胄矣。公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總四十。

日而罷。設行其言。則公雖罷而猶得爲宋延國命也。至侂胄得志。國事益不可爲矣。

汝愚去位。侂胄誣以不軌。欲誅之。舉朝無敢爲關說者。文公自以義不容默。則灑泣草疏。萬餘言。明其冤。辭旨痛切。諸生迭諫。以爲必買禍。不聽。請筮之。遇遯之同人。乃默然取諫草焚之。自號遯翁。寧宗慶元六年三月卒。民國前七十二年也。年七十一。子三人。塾、塾、在皆以蔭補官。弟子極衆。以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稱四山先生。及其子沈字仲默。元定。仲子也。世稱勉齋先生。等爲最著。

### 批評

文公卒。黃幹爲撰行狀。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

道統二字。始見於此。明潞人仇熙箬道統傳。清儀封張伯行因之而箬道統

錄一若孟子以後惟周程張朱爲知道餘子雖功名如何顯學問如何高皆未足以言知道者此易啓門戶之見而衣鉢相承甚礙學術之進步故不著之而附辨於此

### 第十一章 結論

文公一生集註諸經訂定周程張司馬諸書文集語錄又各數百卷廣博浩繁固未易得其要領簡要言之則不外主敬窮理反躬三者主敬以定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主敬窮理反躬言之雖若三事實則一而已矣致知不以敬則昏且紛知何由致躬行不以敬則怠且肆行豈有當哉故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程子終身服膺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媮二語文禮記良有以也

文公嘗曰「蓋天地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也近取之身則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性渾然在中隨感而應有則而不可亂也所當格也身之爲物有

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則而不容已也。所當格也。外而觀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察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所謂降衷秉彝。有物有則者也。學之爲道。必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自身心性。情以達於人。倫日用由天地鬼神以極於草木鳥獸。皆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於身。以踐其實焉。此學所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此見文公格物論中。其造詣之精。示教之切。悉具於是。學者循其說而求之。則得矣。

文公聚徒講學之室。曰寒泉精舍。曰武夷精舍。公常泛舟澗溪。成武夷棹歌十首。以明性道。門人陳普字懼齋爲之注。

宋儒之爲學也。其初亦嘗求之外道。及其既也。則用其方法。而不墮其理障。是可謂善學者也。如周子太極圖。得之於陳搏。本道家之精微。而宋儒以之悟易。

靜坐之法。倡於釋氏。而程子以此爲入門工夫。他如「語錄」公案「觀心」等語。亦皆釋子家言。而朱子亦公然用之。

文公平居。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舒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



案必正。寒暑造次。未之或間。家庭之內。斬斬如也。怡怡如也。自奉甚約。而奉觴薦俎。曲盡誠敬。其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辨嚴。不容凌躐以進。雖疾病支離。而講論率至於午夜。

韓侂胄當國。斥理學爲僞學。禁其說。錮其人。文公與諸生講學不輟。有請謝遣生徒者。文公笑而不答。有以書諫者。文公曰。「放流。蠶。殛。久置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爲舒慘。則方寸之間。長戚戚矣。」

#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

鄭貞文等編輯

本叢書共分十二編，由宇宙說到地球，由地球上的現象說到人類的生活，取材行文，力求合於兒童的知能和心理，並附精美插圖多幅，能使讀者如遊勝境，樂而忘返。確是初等自然科學良好的補充讀物。現已出版多種，書名如下。

▲每編定價六角

(第七編) 光 · 電  
 (第八編) 根 · 莖 · 葉 · 花  
 (第九編) 物質 · 變化  
 (第十編) 燃料 · 食料  
 (第十一編) 蟲 · 魚 · 鳥 · 獸  
 (第十二編) 衣 · 食 · 住

◁中刷印在編六上以▷

(第一編) 太陽 · 月 · 星  
 (第二編) 地球 · 生物 · 人  
 (第三編) 空氣 · 水 · 火  
 (第四編) 雲 · 雨 · 風  
 (第五編) 山 · 川 · 海  
 (第六編) 物性 · 力 · 運動

◁版出已均編六上以▷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少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  
或用遊  
記體或  
用筆記  
體敘述  
各地的  
歷史地  
理風俗  
人情及  
物產風  
景等極  
饒興趣  
今將已  
出版者  
備列於  
下以供  
採擇

希臘小史	羅馬社會史	法國革命史	法國西小史	蘇格蘭小史	加拿大小史	日本小史	印度小史	埃及小史	人類的小故事	世界探險家	挪威一瞥	瑞典一瞥	英國一瞥	法蘭西一瞥	西班牙一瞥	葡萄牙一瞥	比利時一瞥
三	二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	上冊九角 下冊九角	二角五分	三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瑞士一瞥	德意志一瞥	意大利一瞥	俄羅斯一瞥	波蘭一瞥	希臘一瞥	土耳其一瞥	美國一瞥	日本一瞥	高麗一瞥	緬甸一瞥	爪哇一瞥	南美洲一瞥	南美洲一瞥	澳洲一瞥	南非洲一瞥	東三省一瞥	山東省一瞥	甘肅省一瞥	四川省一瞥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五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已出  
二冊  
九冊

# 少年叢書

每冊  
定價  
一角

林肯	馬援	蘇秦	岳飛	陶淵明	大彼得	畢斯麥	文天祥	諸葛亮	信陵君	班超	蘇軾	朱子	張良	玄奘
達爾文	司馬光	華盛頓	哥倫布	克林威爾	格蘭斯登	加里波的	蘇格拉底	富蘭克林	拿破崙	納爾遜	王陽明	郭子儀	德謨士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967)

Books for Youth  
**Chu Tz ũ**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

少年叢書  
朱子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78.

259040  
(3)



KBC  
G  
244.75